

•大专院校•师范学校•
中文系讲义

中国儿童文学史

(现代部分)



张 香 还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大专院校●师范学校●
中文系讲义

中国儿童文学史

(现代部分)

张 香 还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國兒童文學史

葉程陶題



书名题签 叶圣陶
责任编辑 田 地
孙建江
封面设计 张妙夫

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 张香还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2 1/32 印张16.75 铅页3 字数375000 印数00001—5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42-0152-7/G·113 定 价：3.5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占有大量的史料。作者以史带论，史论结合。全书涉及上百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涉及数十种儿童报刊，内容较为丰富。全书史的线索清晰，较为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状况。

本书可作为各大专院校、师范学校儿童文学课的讲义，亦可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爱好者的必备参考书。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编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	46
第一章 五四揭开了儿童文学新的一页	46
第一节 翻译和介绍外国儿童文学	50
第二节 儿歌的搜集和整理	53
第三节 《少年杂志》的反应	57
第二章 儿童文学发展概况	60
第一节 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索	72
第二节 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一）	81
第三节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和儿童诗歌	91
第四节 本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一）	99
第五节 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和他的作品	120
第六节 叶圣陶的儿童文学创作	130
第七节 本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二）	139
第八节 本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三）	151
第九节 冰心的《寄小读者》和其他	163
第十节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和他主编的《小朋友》	169
第十一节 郭沫若的儿童文学理论和童话	180

第三章 党对儿童文学的领导和建设	184
第二编 十年内战时期儿童文学 194	
第一章 左联的成立和儿童文学的发展 194	
第一节 理论上的探索和论争 209	
《大众文艺》主办的“关于编辑儿童文学刊物”的座谈会和《文学青年》对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的呼吁 “鸟言兽语”的论争 朱文印和陈伯吹等对于童话问题的讨论 茅盾等对儿童文学的关注	209
第二节 鲁迅对儿童文学的贡献(二) 230	
第三节 左翼作家的创作(一) 240	
第四节 左翼作家的创作(二) 254	
第五节 张天翼的童话 267	
第六节 陈伯吹的诗歌和童话 273	
第七节 巴金的童话 280	
第八节 陶行知 冯玉祥	284
第九节 高士其的科学文艺 293	
第十节 本时期其他作家作品 298	
第二章 本时期的儿童报刊和儿童文学 317	
第一节 《中国儿童时报》 317	
第二节 《儿童日报》 319	
第三节 《大众文艺》的《少年大众》专栏 320	
第三章 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儿童歌谣和其他 323	
第三编 抗战时期儿童文学 340	

第一章 国统区的儿童文学	341
第一节 创作概况	341
第二节 儿童戏剧的发展	345
第三节 儿童戏剧理论	349
第四节 本时期的儿童报刊和儿童文学	354
《抗战日报·抗战儿童周刊》、《少年先锋》、《新儿童》半月刊、《孩子们》、《儿童世界》	
第二章 抗日根据地的儿童文学	363
第一节 《边区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兴起	363
第二节 边区作家作品	368
第三节 晋察冀根据地的儿童诗歌	382
第四节 严文井的童话	397
第三章 上海孤岛时期的儿童文学	402
第一节 少年出版社的活动	405
第二节 苏苏的作品	408
第三节 贺宜的童话	412
第四节 包蕾的儿童戏剧	418
第五节 陆蠡编的《少年读物》	421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儿童文学	427
第一章 本时期儿童文学概况	427
第一节 “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的活动	441
第二节 陈伯吹 何公超 黄衣青	451
第三节 仇重 贺宜 包蕾	458
第四节 金近的作品	465

· 第五节	丰子恺的“儿童故事”	472
· 第六节	郭风·严冰儿·圣野·田地	477
第二章	本时期的儿童报刊和儿童文学	495
一、《开明少年》·《少年读物》·《小朋友》		
二、《新少年报》·《儿童世界》·《大公报·现代儿童》·《童话连丛》·《中国儿童时报》		
第三章	解放区的儿童文学	515
结束语		522
后记		527

引言

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儿童文学这个名称，但很早就存在了实际上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作为先民口头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踏歌舞踊相伴在民间流传着。有了文字以后，从先秦开始，我国就有了想象丰富、积极反映现实生活、可供儿童传诵的谣曲、史诗、神话、传说和寓言、谜语等口头儿童文学作品的记载。

我们不妨认为这些记载下来的作品就是我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的先河。只是由于我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封建礼教束缚了儿童个性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人们对儿童生理与心理的研究和对儿童文学的倡导。因而使儿童文学长时期处于一种蒙昧的、极不“自觉”的状态。

事物总是要变化的。儿童文学的“觉醒”和发展也正是这样。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就是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时期。它是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从不自觉急遽转向自觉的重要过渡时期，也是人们对儿童文学开始引起认真反思的时期。它为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建树，铺垫了相当坚实的地基。

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列强瓜分的开始。也

就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严重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但是，“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马恩全集》卷十五《中国记事》）在新的复杂形势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有识之士，开始从程朱理学和经史小学的繁琐考证中省悟过来，出现了转向研究“经济”的新风气，并且发出了改革内政、学习外国的呼声。他们代表了一部分地主阶级，在根本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从民族危亡出发，提出了希图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的某些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先是设立礼部，管理科举及“藩国”朝贡等事，1860年又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外交机关。同时又开设“同文馆”、“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作为与西方文化进行接触的机构。而外国传教士和在华的欧美商人，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又在当时上海、天津、广州等通商口岸开设报馆，招致中国人主笔。这些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维新思想，虽只是在西人的庇护之下，却也掌握了当时的国内的舆论界，他们传布了新思想，宣传了新式的学校教育，探讨了儿童问题。

1894年中日战争失败，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亡国之祸迫在眼前。中国资本主义也就在外国势力的侵入和洋务运动影响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许多开明人士，热衷于学习外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于是，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改良主义思潮，

很快地发展成了改良运动。要求变革的风气，形成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力量。不言而喻，这种新的动向，也必然影响文学，引起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从而出现新的文学面貌和文学潮流。

这就是随着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他们对于儿童文学的提倡，也就作为改良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前的一二年间，梁启超、夏曾佑（1865—1924）、谭嗣同（1865—1898）、黄遵宪（1848—1905）等人，就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严复和夏曾佑在当时天津出版的《国闻报》，写了长达一万余言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阐释了小说的重要性。

首先是梁启超，应该说，他是中国儿童文学最早的倡导者，又是儿童文学理论和儿童诗歌的实践者。

为了维新运动的需要，梁启超于1898年就在《清议报》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他在分析了欧美各先进国家进行政治变革的经历后，紧接着指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认为“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在这里，梁启超从“小说乃国民之灵魂”的观点，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到了儿童文学的意义。这就成了他认为儿童文学必须迅速发展的理论依据。

1902年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横滨，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的笔名，首先为儿童读者翻译了法国作家焦士威尔奴的科学小说《十五小豪杰》，从1902年2月起，到1903年1月，连载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第二号到第二十四号上。他怀着对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在《新民丛报》第二十五号，还刊出了悬赏征文之一：“向全国小学教育普及其筹款方略”。同年11月，梁启超在横滨市山下町五十二番，成立“新小说社”，创办了“同人为思想普及起见，特刊此册”的《新小说》月刊。兼把它作为培植儿童文学的一块园地。他在《新小说》月刊第一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又重申了文学与童孺之间的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观点。

在《新小说》上，还先后发表了由“南海卢籍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南野浣白子”译的冒险小说《二勇少年》等。得到了当时舆论界的好评，称为“伟哉小说之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也。”（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

梁启超还积极提倡儿童诗歌，在他的《饮冰室诗话》中，有多处就表达了他对儿童诗歌的热情，并从理论上作了有力的论述。在第七十七则，他写着：“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他看到江苏籍留学生在东京办的刊物《江苏》，载有供儿童歌咏的学校歌谣《游春》、《扬子江》、《秋虫》等时，“读之拍案叫绝”，认为“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并对儿童诗歌的创作思想、内容和方法，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

则不造，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推动下，学堂乐歌一时之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梁启超自己，则在同时创作了多首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富有教育性的儿童诗歌。代表作有《爱国歌》、《黄帝歌》、《终业歌》等。《终业歌》抒写了在学校终业式上，同学少年相互勉励，奋发前进，争做国家主人翁的激情：

国旗赫赫悬当中，华旭照黄龙。国歌肃肃谐笙镛，汉声奏《大风》。借问仪式何其隆？迎我主人翁，于乎！今日一少年，来日主人翁。

.....

除了鲜明的思想内容，他的儿童诗歌注意从古代乐府中吸收养分，重视音乐性，但又不受旧形式的束缚，提倡自由抒写，有一种平易、热情、畅达的风格，正适合于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

黄遵宪是和梁启超一起的一位儿童诗歌的倡导者。他通过诗歌，对儿童心灵作了有益的探索，写了一些值得传诵的篇章。

作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主张“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又说：“今之世异于古，则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要求表现“古之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和梁启超一样，他由关注于国家的富强，联系到对儿童教育的认识。他曾

在《新民丛报》的《论学笺》专栏内，阐述了儿童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变古革新，必须重视教育，并创作了不少为过去文人所不屑一顾的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著名作品有《幼稚园上学歌》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等。

黄遵宪在《幼稚园上学歌》中，往往只从一个章节，就构成了一幅儿童生活的画面。并逐首叠用“上学去”以抒发感情，加深唱者和听者印象，从而培养儿童勤奋学习的精神。整首诗歌抑扬顿挫，十分适宜于儿童吟唱：

春风来，花满枝，儿手牵娘衣。儿今断乳儿不啼。

娘去买枣梨，待儿读书归。上学去，莫迟迟！

.....
摇钱树，乞儿婆，打叢鼓，货郎哥。人不学，不如他。上学去，莫蹉跎。

.....
儿上学，娘莫愁，春风吹花开，娘好花下游。白花好蘸面，红花开插头，嘱娘摘花为儿留。上学去，娘莫愁。

黄遵宪在儿童诗歌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他努力学习民间文学的结果。他的家乡广东梅县本来就是“山歌的摇篮”。他自小受到山歌的熏陶，“牙牙初学语，教诵《月光光》，一读一背诵，清如新簧簧。”（《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他早年作品《山歌》九首，就是在民歌基础上加工写成的。他把民歌中生动自然的韵味，儿童生活中富有情味的意境，融合到他的儿童诗歌中来，浅近又通俗地灌注了真挚的思

想感情。

晚清时期，由于知识界对西洋的思想和文化的重视，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一时风气。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1853—1921）在译本《天演论·例言》中所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一整套理论，给予小说翻译以极大的影响。据《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所载，当时翻译的小说，就有近四百种，而创作仅一百多种。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曾作了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国数量的三分之二。”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儿童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除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月刊外，吴趼人（1866—1910）和周桂笙（1862—1926）主编的《绣像小说》，李宝嘉（1867—1907）主编的《月月小说》等刊物，都是翻译小说的积极提倡者。如《月月小说》就由“中国老骥”译了《大人国》和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等作品。其他刊物如《小说林》、《中华小说界》等也有译作刊载。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就曾被江白痕译为《小子志之》，刊登在第二卷第五期的《中华小说界》上。仅《伊索寓言》的译本，自明代中叶译出《况义》、《意舍喻言》以后，1888年天津《时报》馆出版了由张赤心译的《海国妙喻》，1900年由江南书局刊出了“种焦兰兰生”编撰的《中西异同益智系》内，也译述了《伊索寓言》中的《二鼠过河》、《驴寄狮皮》等十九则。1903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近代古文家、翻译家林纾（1852—1924）所译的《伊索寓言》。当时对少年儿童翻译绍介的作品，就其内容看，数量最

多的是科学小说、教育小说和冒险小说。这些出版物的兴起，反映出了当时知识界在少年儿童读物中，对科学和教育，对随着改良思潮出现的重新认识世界的要求，以及由于希图改变国家面貌而向往冒险的精神追求，寄与了很大的关注。

科学小说 科学小说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和注意。人们把“科学小说”看作“启迪民智”的有效途径。正象署名为“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而实际上却是鲁迅（1881—1936）所译的《月界旅行》中《弁言》所说的：“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903年明权社出版了由海天独啸子译述的日本押川春浪著的科学小说《空中飞艇》。译者在该书的“弁言”中也指出了科学小说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他还认为科学小说与少年儿童关系的密切，“社会之动力，虽三尺童子，心目中皆濡染之。”对科学小说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继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刊出了《海底旅行》之后，吴趼人和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也注意于介绍翻译科学小说，周桂笙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地心旅行》后，又在1907年《月月小说》第一卷第五期译载了《飞访木星》，在东海觉我（徐念慈）编的《小说林》上，也发表了《魔海》、《电冠》、《飞行记》等作品。法国作家凡尔纳，成了读者所十分熟悉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有十多种。此外，其他欧美国家的科学小说也有不少被翻译介绍。时间较早的除《空中飞艇》以外，还有日本井上园了著，戴赞译，彪蒙译书局出版的《星球游行记》，荷兰达爱斯克洛捷斯著，杨德